



河上公
章句

老子經通考

13
888
/





老子經通秀序

蓋夫大道汜兮浮沉于八極充溢於六合遠焉
 無處容焉無地二儀之交感熏五行森羅曰露
 萬象諸賦矣雲壤之際樂樂苦苦者生物之常
 也故適于事名為善毀乎物目為惡名目既判
 三教分道流靡容過六期兮繩纒述津芬隴破
 顏唯與非乎同透貫貝多轉輪兮方冊充棟如
 悲絲述岐哭途之徒不為不多偉哉關令從青
 牛隱篋岳道德之遺教凡五千余言明乾坤之



門 13
 888
 卷 1

微妙不少，錙銖分盡，萬境之事，為大毫端。是故註家雖幾于百，猶不證實理矣。舊有河上公之章句，公是老子也。閣河公章句，而用希逸口義，是則非庸士理學之昏昧乎。初學為欲求多解者，錄于評論附註後，因題曰老子經通考。伏乞君子發揮元玄，而度蠡海之士，庚戌之西候。

大明大武林人陳元斌拜撰

老子經序

葛洪

列仙傳第一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也。混沌圖云：初二皇時，化身號為葛法天師中二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女媧氏；時為鬱窰子神農；時為大成子軒轅；時為廣成子少暉；時為隨應子顓帝；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禹；時為真行子湯；時為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跡。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若縣瀨鄉曲仁里。從母龍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額有參五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頰，疎齒，方口，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王時仍為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為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後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

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蕪隣諸國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蘇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魯魯秦降降峽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黃成子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普夫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賦民也不能用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於下輦替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其時二經是河上公章句之書也曰老子曰河上公同體異名也故知河上公章句乃是老子自巳之實說蓋亦有他乎諸氏之繁說多岐亡羊希逸之口義鏡裡失頭哀痛甚也猶亦老君之事歷諸書所錄不能枚舉唐書高宗紀所謂乾封元年追號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二載加號大聖祖八載加號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又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玄元天皇大帝○經者筆乘云老子本字書漢景帝時始改為經唐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號開元御註經常也天經地緯定理不至湮沒故也○序領也歸其物理也又續也舉其綱要若爾之抽縮又次序也前說不施于後後之說不施於前語路不可顛倒之謂也

葛洪

列仙傳第四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寡慾無所愛玩自若木訥不觀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通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數而才章富贍又曰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者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

老子者蓋上世之真人也其欲見於世則解形還神人

婦人胞中而更生示有所始當周之時因母氏楚苦縣
厲鄉曲仁里李氏女妊之八十一歲應天太陽曆數而
生生有老徵人皆見其老不見其少欲謂之嬰兒年已
八十矣欲謂之老父又且新生故謂之老子名重耳字
伯陽仕周為守藏室史

真人又有神人聖而不可知是曰神道遙遊云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凜約若處虛而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
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郭子玄註神人即聖人
也是未詳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
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出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
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非於變化謂之聖人句軒轅氏曰余聞上古有真人
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

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
有至人者諱德全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
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不遠之外此蓋益其
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
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患嗔之心
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于俗外不勞形于事
內無思慮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
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句○解形還
神形者莊子所謂天人之形也神者不離於精之神
也易曰陰陽不測是曰神又陰陽精合是云神神有
七神都又云神本來心之精元魂魄混合之至靈也
○入婦人胞中胞者子宮也男藏精女畜經玄妙內
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廼割龍胎而
生生而自首故謂之老子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
百而有脈上元經曰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蠟丸
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脈云摩耶遊祇陀林而生悉達
於右脇玄妙遊李樹下而生老子於龍胎太聖出胎
表裡一也武庫記曰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
母曰先天太后○當周之時因母氏楚苦縣者索隱
曰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

苦縣，括地志曰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苦縣城東有瀨，卿祠老子所生地也。○八十一歲應天，太陽曆數而生，八十一者易象引云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者為老陽，老子九月九日出胎，以九乘九故云八十一，太陽數也。曆者增韻，曆通作歷，所謂經歷之謂也。通鑑綱目前編曰：伏羲作甲曆，說文曆象也，以象十幹十二支二十八宿之謂也。大禹謨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為守藏室史者，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張湯傳曰：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其大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人則嘉祥，不得其人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也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適周者，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適周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孔子年三十四歲，史記弟子傳曰：孔子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等者，趙恒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儒者垂世立教之太典，而老子修道德無為，無不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故以為骨朽之陳言，訓夫子以驕氣淫志，與多欲態色，以為問非所問者，其道異也。○且君子得其時則嘉祥者，史記老子傳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曰：蓬累猶技持也，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技之而行，謂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地，瞻蒿江

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如虛等者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賈之人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等者正義云姿態之容色與潘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史記

嘉祥作駕不定作愚

孔子去謂諸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為羅游者可為緝飛者可為罾至於龍吾不能知乘風雲而上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史記羅作罔緝作綸罾作罾

老子修道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平王時見周襄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望見東方有來人變化無常乃謁請之老子知喜入道於是留與之言喜曰子將隱

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著上下二篇八十一章五千餘言故號曰老子經已而去莫知其所終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關者正義曰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曰散關在岐州陳藏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列仙傳曰駕青牛過函谷關李元函谷關銘云尹喜夢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令尹喜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各關尹子列異傳曰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變化無常者莊子曰寂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老乎何之忽歟何適万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在有於是

者云應變乘化如天化流行故無常○餘言者五千七百四十八言也○老子百六十餘歲等者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句上而言則三皇上謂高法天師又云盤古先生自厥以降下而言則云莫知其所終則何以知歲數限量乎是所謂敝天地無有終時真人之故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瑤瑤子宮宮子瑕仕於漢孝文帝而瑕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文帝興用經道竇太后好老子術令景帝以教群臣不通者不得仕朝見老子無為自化清淨自正世莫能名太史公謂之為隱君子世莫能及則黜之唯孔子上聖謂之為龍古列傳著孔子師事老子者以禮記

曾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吾聞之老聃其斯之謂

老子之子名宗等者史記注曰此云對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注云姓段名于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于木邪○宗子瑤史記瑤作注索隱曰音儔正義曰之樹反○瑤子宮宮子瑕史記宮玄孫傲正義曰作瑕音霞又曰傲仕於漢孝文帝而傲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馬世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仕於漢孝文帝者史記本紀孝文皇帝高祖中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又齊悼惠王世家曰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卮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石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

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也漢書曰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于是乃分封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太傅三公之一也群書拾唾曰周二三公者公師太傅太保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竇太后史記世家曰竇太后趙之清津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又本義曰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府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府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無為自化清淨自正者淳風第五十七章曰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云云○太史公史記詳曰太史公好老子之術前漢書曰司馬談為太史公

有子曰遷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云云○隱君子者高道隱不見德無可稱故曰隱君子莊子曰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世莫能及則黜之者史記曰世之學老子者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是也○古列傳等者禮記曰君子行禮不以入親蒞患吾聞諸老聃云又云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死下殤也甚遠又曰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所以分為二篇者取象天地先道而後德以經云道之尊德之貴尊故為上天以四時生地以五行成以四乘九故三十六以應禽獸萬物之剛柔以五乘九故四十五以應九宮五方四維九州故法備因而九之故九九八十一數之極也

所以分爲二篇等者道自天地出故取象於天地廣雅曰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之高等南北相去一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經云道之尊德之貴養德第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以四時生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以五行成金木水火土在歲則春夏秋冬土用在音則角徵宮商羽在入則心肺脾肝腎或仁義禮智信或青黃赤白黑森羅万像不外乎五行故云地以五行成○以四乘九故三十六者四時與五行合言之所謂三十六禽也故云以禽獸万物之剛柔東方魚蛟龍貉菟狐虎豹狸南方鷹羊犴馬鹿蛇蛆蟬西方豺狼狗雉鷄鳥猴猿狢北方龜蟹牛豕鼠燕猪猢猻是也万物之數繫辭所謂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乃隍陽五行之大數也剛柔者隍陽也○以五乘九以五行配立于四時則万物生以應九宮五方四維九州者天元玉冊所謂九宮法以羣龜洛書之數而錯八卦之位凡天蓬一主北方而水正之宮也天內一主坤濕而土

神之應宮也天衝二主東震而木正之宮也木輔四主巽暑而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主中央而土正之宮也天心六主乾寒而金神之應宮也天英九主南離而火正之宮也正謂五行神之正宮也應謂五行神之應宮也應者應對之義也是九宮分踞也五方者知酉子午未與申合四維者辰戌丑未九州者禹貢曰冀衮青徐揚荆豫梁雍○法備因而九之五方四維合九之以九乘九八十一老陽之極數也

楚縣今陳國苦縣是也河上公者居河上曝履爲業孝文皇帝好老子其州牧二千石有不誦老子經者皆不得居官河上公作兩難與侍郎問文帝老子經意文帝不解出就河上公公在草庵中不時出文帝就謂之曰朕能使人富貴貧賤河上公乃出曰余上不累天下不累地中不累人陛下何能使我富貴貧賤乎忽然而舉

上高七百餘丈而止上無所攀下無所據文帝曰辭禮
謝之

居河上所謂老子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陝河之
濱號河上公是正老子直現之人也○其州牧二千
石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五國唐有九州置
十一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為牧秦置監察
御史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
漢光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唐類函曰九州之長十有
二牧銀印青綬位居牧伯後漢書百官志曰奉車都
尉比二千石通典又曰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
帝元鼎二年初置皆秩比二千石云云○河上公作
兩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世莫
能名歎○與侍郎百官志曰侍郎二十六人四古石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軍○陛下祭鬯曰陛下階也
所由外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下側以戒不虞謂
之陛下者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階下者與之言
因卑達尊之意也

於是乃下為文帝作老子經章句隱其姓字時人無知
者故號曰河上公焉

卑辭者孝文皇帝乃悟神人下輦見其身而尊崇于
河上公揖讓禮謝而問答至于神奇合至所與侍郎
之兩難之旨意也○隱姓字按聞孝文皇帝好道德
而其州牧二千石有不能諱老子者皆不得居官意恐
世之學道德者不知實理而妄作註解至虛誕又欲
知孝文皇帝之道德通否而作兩難與侍郎問道德
之意皇帝不得解其難竟枉駕就草菴公又為皇帝
作道德經章句而與皇帝蓋欲使章句充于漢朝也
此故隱姓字者歟故時人無知何人世人號河上公
而已列仙傳老子傳曰赧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
崙秦時降陝河之濱號河上公補仙傳曰老子姓李
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
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三五連理目有懸鼻有
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周時人也道德
之注解得六十四家各自馳于高遠而失實理而
已矣適讀老子者本儒也亦釋也初無學道德者

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猶如愚頑者也。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天地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就，如母之養子也。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者也。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也。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夫人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薄厚，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者也。

上之道字，天理流行之道。下之道字，經術政教之道也。希逸曰：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是指上之道字，如盡之下之道字，失焉。蘓氏由云：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是所謂經術政教之道也。又曰：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希逸亦云：然蓋以為道本不可容言，當然之理也。在仁則為仁，在義則為義，無定體。何云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以仁言之，則仁則是道也。以禮言之，則禮則是道也。舉仁則義禮智從之，舉義則仁禮智從之。道者是備眾理，應萬事，故也。河上公所謂自然長生之道者，化育流行之道也。故養神安民，含藏光輝，而不見化功之跡，故不可稱。

道也易正義曰易無思也無為也者任運自然不閉
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然不須營造是無為也寂然
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是所謂常道也富貴尊榮高世之名者非自然常在
之名希逸以為道之與名一義名者是道之名也無
名無道者是虛誕也河上公以為道者人倫之實理
名者人間聞達之實名也公所謂常名者万物未分
之處是名之淵源也故知無名天地之始道吐氣布
化出於虛無故云有名万物之母既有名則云天云
地天地既分有形位有柔剛是其名也稟陰陽柔剛
之氣而万物化生故云万物之母造化既長大成就於
万物如母之養子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要也性理
大全曰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
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
安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希逸曰常無常有以
觀之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虛無則
不曰兩者同出矣蓋以為道本是有無中道之妙而
已常無常有以觀之則有無之學而迷實學若以無
觀其妙妙非其妙以有觀其微微非其微以有觀無
圓覺心也以無觀有者是道全所云寂滅說也公以

為人常無欲則無私欲物欲蔽酒酒然天理明也常
有欲以觀其世俗之所歸趣則如飛蛾入火飢鳥取
餌老子告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此之謂也夫有
欲無欲所出人心也或有欲或無欲異名也有欲
之人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故同謂之玄玄者天
也夫中亦有天而氣稟万般性有厚薄剛柔万差中
和滋液錯亂濁辱多端故聖賢痴愚貪淫万別也故
云玄之又玄天中亦有天其天衆多也故云衆妙之
門人能知天中後有天稟氣有厚薄除去其情欲守
中和正道則知道要之門戶者也李息齋曰老子五
十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則道
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
是三著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也是得老子之皮膚歟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順

者

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
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特功成而
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美者自揚已美使顯彰也斯惡者有危亡也善有功
名也不善已人所爭也有無相生者見有而爲無也
難易之相成者見難而爲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爲
長也高下之相傾者見高而爲下也音聲之相和者
上唱下必和也前後之相隨者上行下必隨也處無
爲之事者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師道導之也
万物作焉各自動作也不辭者不辭謝而逆止也生

者

而不有者元氣生万物而不有也爲而不特者道所
施爲不特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者功成事就退避
不居其位也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是
以不去者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
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
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

陸希聲曰夫人之所謂美惡者皆生于情以適情爲
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云者失焉天下皆知
美爲美之美也安生于情邪希聲云美而不知其美
善而不知其善是則嬰兒之情也聖豈然邪陸農師
曰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于無善者天
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真善散
斯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
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体高下者以言其

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
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
使入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後歸于朴而與天地爲徒
與造化爲友者矣若然者万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
万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似通與河上
公以爲人自揚已美使顯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
必有危亡則斯惡已人自有功各天下皆知善之爲
善而爭其善則還不善已故見有事而生無事見事
難爲而成易易爲見短而爲長見高而爲下音聲上唱
而下民必和上前行下後必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
道治事不言而以身師行則身自導之以身教民也
天地万物皆各自動作而不辭謝而逆止也乾元之
氣資始雖生万物爲其道所施爲不特望其報也只
成其功事皆就終而退避小居其位也夫唯其事就
不居其位故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章言上前不
行其道下民不可隨其後不言民不可知其疾故以
身師導之則雖不言下民隨之如上六句中有一高下
長短二元君開一源之氣則下生百端其百端之變轉
轉無窮無不動亂也
也是養身之要也

安民第三

小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
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
無不治矣

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
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不爭者不爭功名
反自然也不貴者言人君不御好珍黃金弃於山珠
王捐於淵也不爲盜者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也不見
可欲者放鄭聲遠美人也不亂者不和滯也治者謂

聖人治國猶治身也。虛其心者，除嗜欲去亂煩也。實其腹者，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者，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者，愛精重施，髓滿骨堅也。無知無欲者，及朴守淳也。便夫知者不敢為者，思慮深不輕言也。為無為者，不造作動因循也。無不治者，德化厚百姓安也。

蘇子由曰：尚賢則民耻于不若而至，于爭者不的當。夫耻于不若則安，至于爭邪人不知于不若故欲當于彼知於不若者，賢人也。何至于爭邪希逸云：尚於我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者，不然矜賢者是非賢所謂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也。呂吉甫曰：聖人知丈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吝心焉。故雖廢天下之爵因在於已而賢非所尚也。者失焉。舉賢遠佞者聖之至情。堯舉舜舜舉禹若矜

聖者是非聖人也。公以為人間世俗之佞辯偽賢如文明而離聖道，行權威實本性質為偽文者在高爵則下民以爭功名以為吾亦不必于渠故不尚佞賢則便民不爭功名反樂天理世為不君不御好珍黃金者不取奔置於山珠主者不磨沉積于淵則便民不為益是上人君之化清靜而下民無貪欲之人也。淫聲美色不見可欲則便人心不亂不至邪淫也是以聖人治國猶治自身除其嗜欲去亂煩虛其心懷道抱一守五藏之精神而實其腹溫和寬柔謙退揖讓而不處權門愛精重施則髓滿骨堅身體健強也。常使民無偽知無私欲及淳朴則便夫賢知者思慮深不敢輕言民事不造作動因循為無為則天下無不治無不安民。

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

先

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者也或常也道常謙
虛不盈滿也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万物宗祖也銳
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也和其光者言雖
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耀亂人也同其塵者
當與衆度同垢塵不當自別殊也湛兮似或存者言
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者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也象帝之先者道似存天
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存者以能安靜

湛然不勞煩也欲使人修身法道也

開元御注本或下有似字古本冲作虛器之虛也希
逸曰冲虛也道体雖虛而用之不窮夫唯虛也故用
之不窮也希逸亦云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莊周
本以老子祖焉既以莊子并老子以老子并莊子明
歟和其光同其塵希逸以為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不
著儒所謂和不流也呂吉甫曰万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為和則冲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本
則冲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体冲也故有欲無欲同
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
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万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
因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巳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
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
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內在光不斂
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
異矣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有存矣淵兮者言
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有非可以為定虛也盈
虛存仁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補帝

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於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是得河上公之皮層者歟公以為道常在中西匿名藏譽常謙虛不盈滿謂其深則淵不可知觀五物發生之處則又似為万物宗祖也夫人欲銳情進取功名先須挫止之而法道不見彼功各若若不見取功名忿恨則當念無為道解釋之也縱有獨見明了之智解唯混闇昧之鈍氣而不當以騷亂人也只當與衆庶人同垢塵不當自洒然別殊也故道湛然安靜能長久存在不至亡滅也丈人間將來之源道吾不知亦是誰之子思是原道者似在天帝之前以為天地未成之處道猶在已判之處能安靜湛然不勞煩也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有淵原處還無源也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

天地不仁者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為芻狗者天地生万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者聖人愛養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者也以百姓為芻狗者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也天地之間空虚和氣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言空虚無有屈竭時搖動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者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

患也不如守中者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

言也

道無定体在仁則仁之理在義則義之理也有不仁則不仁之理也故曰天地者不仁矣以春莩者草木生長禽獸生育是仁也以秋冬者草木摧敗禽獸創寒是不仁也道本不閑仁不仁湛然安靜也諸家儒術之學士不知此理或云性善或曰博愛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雜或云中和或云素絲或云岐路窮或云一貫或云太極乃至云無極或云天理詭雖繁多不究實理還讓老子述予不知親而生怖懼擬其身哀痛何如焉希逸曰太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吁推眼人見兩月患耳人聞鐘鼓松濤奇怪聲希逸不知自己病態却云多有病不異雍裏窺天也程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天命謂之性從性謂之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聖人與天心合而無異程子謂天

地何意於仁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胡為異天心而不同憂哉聖人異天心則不聖人不異則聖人不仁也儒謂仁者云其行道謂仁者云其理俗儒混行理為一故不知天心也行乎仁則物欲消物欲消則天心復試對俗儒云聖人不仁則無尊卑之分斂百姓之稼穡儼乎車馬衣冠是非為芻狗乎故有情愛之說行乎仁不嫌者不可言仁厚乎我而薄乎百姓者是行乎仁而不嫌者也以不嫌為仁則不其仁矣行乎其仁人夫唯堯舜歟俗儒謂仁者口為仁身行不仁異乎堯舜之仁老子謂仁者以恩不愛養法天地自然理是天心聖心一致也恩乎民是私乎我也有恩則有報無報則以民為禽獸也有報則是非於乎我耶所謂帝力何有我耶是老子謂仁政也不違其理而走邪路雖老子難奈焉可嘆也公以為夫天地湛然安靜天施道行地布造化不以仁恩任自然旋流天地生万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狗狗畜而不責望其報也况万物乎可生焉可有有焉何望其報故聖人亦不仁而愛養万民不以仁恩只法天地安靜行湛然自然化以百姓如芻草狗畜可養養焉可有有焉故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空

虛和氣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其空虛中万物森然相為吹噓聲氣其猶橐籥乎天地之間空虛而不屈竭也時動搖之則益出聲氣也太極動生陽也人間修身以無事為善多事是害精神多言害身馳不及舌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也欲取功名却害身不如唯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布言辭也人用空虛故其身免害也

成家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乎若存用之不勤

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臟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則五神去也玄牝者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

情

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於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脾五味濁辱為形體骨肉血脉六精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後若無有也用之不勤者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靈樞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

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思而遠，氣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為牝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肝以魂屬，陽肝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為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素問曰：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又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又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一說谷，穀也，穀能養人，故曰谷神也，先儒皆以為為神，神之至虛，無形，馳高遠，夫實理還云：老子之道，空虛也，希逸曰：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此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是以不虛為虛也，老子之五千言，其言高上而不卑賤，故諸氏以為馳高遠，無實理，可嘆矣，公以為人能養五藏之精神，則不至于死，全天氣受地育，形體骨肉血脉六情安恬，而與天地合乎德，故云玄牝，人間鼻口者，天元地精所從往來之門關也，天元地精所往來者，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其氣不當急疾，莫勤勞煩，形象成就，章也。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說：天地長生久壽，以論教人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入以自與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後其身者，先人而後已也。身先者，天下敬之，先以為官也。外其身者，薄己而厚人也。身存者，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無私者，聖人為人。

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成其私者
人所以為私者欲以厚已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
能成其私也

素雲峰評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聖
人之心詩天地故以天地喻聖人了凡云方形有榮
枯而天地無存亡故曰天長地久希逸云以天地喻
聖人無容心之意雖似否也自天長至長生說其所
以自是以以下說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容心耶謂
聖人揖讓之義也公以為以天長地久是安靜而不
求其謝報不如世人平居汲汲求自豐饒利養奪人
產業以自與之也聖人韜光後其身則天下見敬謙
讓或先以為官長也老子謂聖人薄已而厚人見百
姓愛之如父母以神妙明顯祐保如赤子此不勞故
其身常存也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是公道正誠
非無私心所致乎故能為所以成聖之聖私其道足
吾身自厚是謂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
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上善之人如水之性也水在天為霧露露在地為泉源
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幾於道者水性
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從
下入也心善淵者水性空虛淵深清明也與善仁者
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者水內影照
形不失其情也政善仁者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

能者能方能圓曲直隨形也動善時者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也夫唯不爭者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者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易云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與如清曰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万物之功而不爭處高繁迺處中人所惡卑汚之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其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希逸曰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是不的當人之言辭何以

此水信而不若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公以為善之人若水不分高下榮辱唯夫利物而莫爭能雖衆人之所惡不辭雖所善不貪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居卑濕垢濁中而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矣此水性善幾與道同也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縱在草水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此動而下人也心善淵空虛淵深而清明也万物得水以生者豈不仁乎而與虛而不與盈也言之信者如水內照影不闕偏形也其為政無有無無而無有不洗清且平安也其事能者方則隨方圓則隨圓曲直亦隨影形其動從其時夏則沛乎四散冬則凝凍而堅剛也動不失天時也其性與物不爭而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彼水者也是水性難易從之忽示變易如方圓曲直清濁之類是也故云易性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切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治也先揣之
後必棄損也莫之能守者嗜欲傷神財多累身也驕
自遺其咎者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
禍患者也功成名遂者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
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衰也

持一本作恃保作寶各作專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
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
貴務強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
其正此言深欲教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
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希逸曰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矣無垢子云石崇雖富後遭晉
帝之誅金玉豈能常守也韓侯雖貴而有未央之禍
富貴驕奢自遺留下殃之咎功成名遂知足退念

天之常道也如子房阪山為制范蠡歸湖為賢也公
以爲夫人持盈則難不若不至其盈而已之勤操銳
之則其銳不可長保而後還必棄捐之不若不揣而
長保金玉滿堂莫久之能守還被傷嗜欲十心補財
多則累身也夫人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則
被禍患不少遺其咎乃般也不若不遺其咎而以成
功退其位以聞達隱其身是天道之常也若此時不
退身避位則遇於害亦不必如月當正中必移月至
圓滿必虧盛者必衰是天運之化物而已法以天運
平夷原道則豈危乎

能為第十

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特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
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
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修德，延年也。抱一能無離乎？
者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也。一者道始所
至，太和之精氣也。故曰：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
為德，惣名為一。一之為言，至一無二也。專氣致柔者，
專精氣，使不亂，則形体能應物而柔順也。能如嬰兒
者，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
滌除玄覽者，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

知身事，故謂之玄覽也。無疵乎者，不滯邪也。愛民治
國者，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也。能
無知乎者，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
德施惠，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者，天門謂北極紫宮
開闔，謂終始五際也；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
吸也能無離乎者，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當
如應變和而不唱也。明白四達者，言道明白如日月，
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乎者，無有能知
道滿於天下者，也。生之畜之者，道生万物而畜養也。

生而不有者道生万物無所取有也為而不特者道
所施為不特望其報也長而不宰者道長養万物不
宰割以為器用也是謂玄德者言道行德玄冥不可
得見欲使入如道也

抱古本作原無離乎一本無乎字筆乘曰古者魂魄
或合而言之尤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
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夫
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者則魂即為魄如水凝則為冰
半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日日趨于有而此云
載者知七情無体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
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飯性眾人
離之為二我獨抱之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
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
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問之則柔矣
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哉由

曰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
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神之精狀魄為物故雜而
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
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
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
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
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眾人以物
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自因以聲色鼻口
勞于臭味魄所欲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
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
要也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
是也李息齋曰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
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
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
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而不雜能
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
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
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
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
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

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世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希逸曰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存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也老子道從天之氣運任陰陽之化間不容毫末能實而實理竟不至虛誕一言當其理一理當其行件件有真理猶如造化之無盡藏腐儒謂能有而無則足為至道時可嘆能有則有有之理無則無無之理無之處忽有有之理賦焉有之處忽入無無之理賦之無地入無是飯天元也有是天元之一端也能實而虛則不實能有而無則不有也有而觀無觀天理也無而觀有觀有無地所謂空則是色自天降色第二義之說話腐儒謂無者自心上來湛然安靜處是無也故云無云實理天之本元故也老子謂無者自天元來無無焉處是無也矣公以為人當愛養之者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無怒無驚則魂靜靜則志道不亂志安則修德延年也喜怒哀亡魂卒然驚傷魄魄肺魂肝人滋美酒其有則腐人肺肝制美其載營魄抱一則魂魄不離於其身故長存也所謂一者道始所生太極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此一則以清朗也地得此

則以安寧也侯公王君得此一則以為正靜太平入人心為肺肝出為政行教化布施天下名之為一也此一則至一而無二之一也故抱一能無離則到聖域乎專其精氣使不亂則此形体能應眾物而柔順也柔順則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安靜精神不劫也當洗本心使潔清則本心居玄元幽冥之處覽知萬般事物之理故謂之玄覽也玄覽之處能無疵而不滯邪也治國者愛民民者國之本也治身者愛氣百病自氣起百病自氣生治國治身大小由之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煩事治國者布德澤於四達施恩惠乎億兆無令下民知哀愍也治國者思澤之出處施施天門北極紫宮開闔乎終始五際也治身者自鼻孔天門開闔乎呼吸喘息也治身者不為勇剛當如雌牝之性安靜柔弱也治國者當如應方機變和寬柔而小唱也能為雌故德化明白如日月四通無私照滿其道德於天下八極之外莫不通滿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通界煥煥焉煌煌焉無有能知道煥煥煌煌通滿於天下者也道德玄元生長乎万物畜養之而使其無所取有也玄元所超為而令物不特望其謝報也道雖長

養万物不宰割以爲器用也此道化行流遷其德玄
冥不可得見欲使人順玄冥之德如其道也人能爲
此道爲聖人不爲爲衆
人也故以能爲題篇也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輪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

古者車三十輻法所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
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
之也治國者寡能惣衆弱共扶強也無謂空虛也轂
中空虛輪得轉行轡中空虛人得載其上也埴和也

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者
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爲室者作室屋也有室
之用者言戶牖空虛也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
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故有之以爲利者物利於形
器中有物室中有入恐其屋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
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者言空虛者乃可用盛受万
物也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轂古木反輪所轆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
也當平聲埴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粘也
和水土燒以爲陶也半門曰戶戶牖窗也吳幼清曰凡
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
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
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薛君采曰章

內雖互與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明無之
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
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希逸曰堯植陶者之
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不詳盤輪與車輪車復平
譬喻也人有形體者有之利也內有心空理無之用
也有故有無之用無則無有之體所謂有無之相生
是也腐儒謂有無者心理也欲云之有竟無形質欲
云之無亦應云境是非顯然故云有無中道非老子
旨意也公以為丈人欲治身者空虛之理如三十輻
共一轆九藏百骸都附空虛之心理此心則天元也
治身者除七情去五欲使五藏常空虛湛然空虛則
精神乃皎復也治國者寡欲而能摠衆庶使弱技之
共強用其心如車轂之空虛似無用有其要也亦堯
璫為食飲之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當其用也
亦如室中戶牖戶牖空虛之處有其要自戶出入戶
牖觀視故有之以利物其要有空虛室中空虛之處
人得以居處室中有人恐其屋之破壞治國者恐天
下反覆也腹中有神畏形之消鑠七藏也是無之以
為用也空虛處用盛受万物也故曰虛無能制有形
而自無祐其有中無用而有其要故以無用分章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
為目故去彼取此

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
能聽無聲之聲也爽妄也人嗜五味則口妄言失於
道也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
則行傷身辱也為腹者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
明也不為目者目不妄視泄精於外也去彼目之妄

視取此腹之養性也

燕于由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力其為性而未有所緣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妄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亦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希逸云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其云目耳之惑者得焉其云失正味者失焉是亦同能惑五味也失正味者病人也德清曰此章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公以為夫人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如目盲亦好聽五音淫聲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自然無聲之聲亦貪著五味深嗜之則口妄也欲之不得則言語亦失於至道也人精神者好安靜也馳騁田獵則呼吸之間精神散亡也故發狂也人見難得金銀珠寶貨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傷行跡而身傷耻辱也是以聖人能守水火土金水之五性去喜怒憂思驚恐

之六情而節用乎志氣養活於神明也目不妄視也精於外也守內去外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人檢欲則無色聲味之惑也故名篇

厭耻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乎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矣

身寵亦驚身辱亦驚也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也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尊榮辱者耻及身

還自問者以號入也寵為上者寵為尊榮也辱為下者辱為下賤也得之若驚者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失之若驚者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者解上得之而驚失之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者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坐吾有身憂其勤勞念其肌寒觸積從欲則遇禍患也使吾無身体道自然輕舉重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也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矣者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寄立不可以

久也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矣者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王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蘇子由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云云如不然古之達人者得寵則寵得辱則辱如伯也三黜何驚之有耶呂吉甫曰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希逸曰寵辱一也本不足言得肯趣其云不知真身之身也身外亦有身邪不若謂之天心庶幾於寵為身可矣辱為身不可矣人有身則好惡從之而天心無好惡也焦弱侯曰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身生生于寵也則寵為下矣謂寵者上也辱者下也不可翻也寵辱上下不關心在上則胡為寵下邪如堯寵舜舜寵禹有寵無辱是常理也自變謂

則寵變為辱辱變為亂是變道也公以為丈人得寵驚得辱驚何故邪大患畏至此身也其謂寵謂辱其體何寵者尊榮辱者耻及身也老子自問以曉眾人也尊榮下賤得之則從其機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位貴不敢驕富饒不敢奢是寵之盛也失之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失寵處猶禍重來也解上得寵驚失之驚寵辱若驚也老子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坐吾有身憂其勤勞念其肌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便吾無身體道自然輕舉身飛雲霧出入無間之石中與至道通神明當有何患也人君自貴其身而賤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寄立然猶如寄館不可以居久遠也又人君能愛其身非為自己而乃欲為萬民之父毋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人君其身於萬民之上長久無其咎也是治天下國家者可厭其耻辱者無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老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忽悅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也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也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為一也其上不皦者言一在天上不

皦皦光明也其下不昧者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
聞實也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一非色也
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一非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
羽聽一非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也物質也後當
飯之於無質也是謂無狀之狀者言一無形狀而能
為万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者言一無物質而能為
万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恍者言一忽忽恍恍若存若
亡不可見也隨之不見其後者言一無形迹不可得
而隨也迎之不見其首者言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
除情去欲一自飯已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聖

人執守古道至一以御物知今之當有一也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者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
細紀也

是謂惚恍碑本無四字古本作務也執古之道古本
道下有可字搏音團執也激明也李約曰夷乎也漢
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
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
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於三凡物皆上明下暗
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
其實後飯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後飯無物恍有也
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各之不見
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自古有之謂之曰
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
之以御群有無不理矣元澤曰三者本一體而人
以求之者或以聽或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
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了音一則與彼一
然為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

來則道情得矣希逸注紀綱紀也道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太雅傲樂曰之綱之紀燕反朋友注曰大作細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矣公以為丈夫者可見無色可聞無聲音可搏無形狀然欲見欲聞欲搏何故邪玄体有色有聲有形變遷無窮不可致詰以自不能言以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也此三混合為一其一者在天上不微微光明亦不有無微光入在天下不昧而有所聞冥亦不有無冥其体繩繩動行無窮極以青黃赤白黑色不可名以宮商角徵羽不可聞以長短大小不可度量後豁然既無物其無物而無形狀處無然亦為一物作形狀也万象森然發育亦如存而如亡不可一定其貌恍惚微妙不測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也隨後欲見無影迹不可隨迎之欲見其首無端亦多無末不可預待也唯除却六情五欲自然既入于玄道也此玄自上古至即今故執古之道以主一之御万物知今之當有一也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名之謂知道之綱紀也是賢玄道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如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樛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善士者謂得道之君也玄天也言其志節微妙精與天通也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昏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者謂下句也與兮若冬涉川者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隣者其進退猶猶拘制若入

犯法畏四憐，知之也。儼兮其如客者，若客因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水之將釋者，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敦兮其若樸者，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彩文也。曠兮其若谷者，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也。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徐生之道者，不欲奢泰盈溢也。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謂貴功名者也。

強其文，反豫猶獸，各豫象屬也。雖右謂太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入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也。元澤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在此道而退藏于密，密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壬者異于此矣。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追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遠巡而若不得已也。蘓子由曰：粗盡而微微，而妙極而玄玄，則無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追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遠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水將釋，知万物之出干安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也世俗之士以物沮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此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如蘓氏之說者，以微妙玄為三分，分精粗如老子之肯意者，以微妙贊于玄也。公以為古之為。

善士，君者，其志節微妙，精與天玄通，其道德深遠，而人夫不可識，知內視道德，而不視外塵，若一官爾，內聽無聲之音，不聽來氣之聲，若聾，爾人莫知所長也。夫唯不可知，故強為之容也。其為容者，或豫兮，運回若冬涉川，加重慎，似心中難之也。又猶兮，樽豫而遲回，不進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之外知之也。又或儼兮，若賓客，因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又渙兮，若除不情，去五欲，消亡欲，日以空虛若水之將，釋也。又或敦兮，今者斯人質厚樸也，其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也。又曠兮，今者寬大如谷之空虛，雖似不有德，其存功無所不包容也。又或渾兮，今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象人混同，而不自尊榮也。是古之為善者者也。世誰能知彼水之濁而止之，而靜之，徐徐然，身清淨邪？又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徐生之道者，通天玄不欲奢，泰盈溢也。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斂匿光榮而不貢，望于新成之功名者也。是玄元道德，顯然者也。

老子道經上之本終

